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之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八

司馬光

父洵子康兄且長皆從弟里

呂公著

子希哲希純

呂大防

兄大忠

范純仁

子正平

劉摯

蘇頌

文紳

司馬光字君實晉安平獻王孚之後征東大將軍陽葬陝州夏

縣涑水鄉因家焉曾祖政祖炫父洵俱登進士炫終富平令洵

少以家資推諸父力學讀書不干仕進識見超卓知劉平好自

用少智謀必敗衆以蒲坂運鹽路回遠請開峒口道洵謂昔人

何乃捨逕就迂殆必有故未幾山水暴至鹽車人牛盡沒衆乃

服寶元慶曆間擢利州路轉運知鳳翔府召知諫院直史館遷

弘簡錄

卷一百六

宰輔宋人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守杭州時稱名臣光生七歲宛如成人與羣兒戲一兒沒入甕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卷至忘飢渴寒暑旣長不喜華侈寶元初及第賜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除奉禮郎求便養通判蘇州俄執內外喪毀瘠如禮服除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夢允言葬給鹵簿諫止之夏竦初謚文正謂竦不足當此改文莊遷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河東西多良田夏人蠶食爲患籍命按視建議築堡募民田作耕衆糴賤漸紓民困已而籍坐郭恩戰沒得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改直秘閣爲開封推官交趾貢異獸目爲麟光言眞僞不可知縱使獲眞亦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却之改判禮部故事日食不滿分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

方見而京師不見。此爲陰邪蔽主。其災尤甚。詔免賀。擢同知諫院。因對面請建儲。退復疏言。臣向者披瀝血誠。意謂卽行。今久而未決。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不急之務。何遽爲之。顧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遂其私謀耳。前代定策。國老門生子之禍。可不鑒哉。帝大感動。令往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立英宗爲皇子。堅辭不赴。至于旬月。光復奏。皇子辭不貴之富。賢於人甚遠。然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無不從。由是受命。進知諫院。論胥吏喧嘩。輦官悖慢。衛士凶逆。軍卒詈三司。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詔輟朝成服。贈諡行。卹禮葬。給鹵簿。光言此寵階之僭。不可以爲法。英宗同太后聽政。勸以親近大臣。遠絕

羣小忠厚如王曾清純如知白剛正如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及議濮王典禮。光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復詔兩制集議。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光手藁爲按。旣而與宰相意殊。御史六人爭之。皆斥。光乞留。不可。請與同貶。不報。太后還政。有司欲覈其供。具請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并論曹佾無功。不當除使相。又奪任守忠官。爭王廣淵進秩罷高居簡。寄資天下快之。又言近者西禍生於押伴高宜。北禍起於雄州趙滋。往往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勿以矢

刃相加違省坐罪時諒祚方桀驚詔刺陝州義勇軍十餘萬光
抗言民情驚擾實不可用琦曰兵貴先聲使賊驟聞益兵十餘
萬豈不震懾光曰此但可欺之目前耳再過旬日彼且熟知其
詳矣尚何懼琦又謂慶曆間鄉兵剽爲便捷故爲可憂今已降
敕榜要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謂然
雖光亦不能無疑琦曰吾在君無憂曰公可長在此乎異日因
公見兵用之運糧邊戍反掌間耳琦默然後皆如所慮擢翰林
學士力辭上諭云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如卿兼
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上不允曰第如兩漢制詔
可也踰月進御史中丞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臣平生力
學所得盡在是獲事三朝皆以此獻及論張方平參政未叶物
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呂公著封還詔勅上命直付閣門公著奏

光舉職乃爲有言責者盡其忠也若以勅直付閣門不由門下
特因臣廢封駁之職應治臣罪以正紀綱帝諭曰所以徙光者
賴其講學非言事故也乃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
不能遍覽初撰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
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爲製序今日進講讀然議論寔
寔不合矣有詔錄類邸直省四人爲閣門祇候光爭以是官如
文臣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若國初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
任潛邸舊人爲腹心謂之隨龍非太平法也又論西戎部領鬼
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臣度其衆未必能制全夏幸而勝
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
何以待之竊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設若
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爲害

不小。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西方用兵。由此而始。郊祀禮成。羣臣請上尊號。光言先帝不受後獻議者謂契丹通使常有尊號。國家反無末年非時奉冊。非先帝本意。又議南郊勿賜金帛。前後語備載弘道錄。後新法將行。復逆疏其害。遇邇英坐講。至曹參代蕭何。帝問漢守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一一辨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有變禮樂易法度。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

敝則修之。非大壞決不更造。公卿侍從皆在。願陛下遍詢之三司。掌天下財賦。遇不才則黜之。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設判置三司條例司。何謂。宰相以道輔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胥吏職耳。何以又爲看詳中書條例司。惠卿不能對。詆以他語。帝曰。相與論是非。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以縣官督責之。威耶。惠卿曰。今但願取與之不願。不強。光曰。愚民知借取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今時不強。自來皆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羅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不解。遂世世爲河東患。臣恐異日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又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運米而運錢。棄其存餘。取其不足。農末皆病矣。時賜坐者皆起侍講。吳中前曰。光言可謂至論。

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乎光曰然陛下當持其公論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絳熙卿以爲是耳堂堂天下豈能獨與此三人者共爲之耶帝善其對欲大用之安石指以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皆害政之人而欲竄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且光一用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是爲立一赤幟矣三年二月拜樞密副使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裨於國家若不取其言徒以祿位榮之是以天工私匪人也臣徒以祿位自多而不能救生民之命是盜竊名器以自私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臣雖不用受賜多矣今言者徒見目前騷動以爲今日之患不知久遠之害更爲可虞何者民之貧富本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資於人勤者必不厭而使以

多散爲功。一切抑配。又恐其逋負。必致貧富相保。貧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不能去。必責而償。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無復有存者矣。既專行青苗。盡散緡本。設若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欲復則無所取。欲取又無所資。必將聚而爲盜賊。激而爲事變。章至七八。上帝使謂曰。樞密主兵。各有職事。不當他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無不可言者。三年九月。因進試館職策題。以三不足。畏爲言。帝與安石問專主此。是何意。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許州。俄判西京御史臺。絕口不言天下事矣。元豐五年。得疾。豫作遺表。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云。非光不可。蔡確王珪沮之。帝覽。貴治通鑑。以爲賢於荀悅。促使終篇。賜穎邸書二千四百卷。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

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哭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還日，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相與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太后遣使問所當先答以：開言路。此最爲先。用事大臣多不悅，擬旨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徯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者，罰無赦。后持使示光，光曰：此非求言，乃拒諫也。具論其情。於是上封者日以千數。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外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執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建議害天下者，改之如拯災極溺。況太皇太后母道也，與父沒觀行不同。議方定，始罷保甲，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

取息除民所欠錢及京東鐵錢併茶鹽之法皆復其舊論免役有五害宜直降敕罷之并以諸將兵隸州縣軍政委守令罷青苗錢以提舉常平司事歸之轉運及提點刑獄復常平糴糶法令近臣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提刑通判中舉諸判官從之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兩宮虛已以聽過遼夏使至必問其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然疾已亟至九月遂薨年六十八后與帝臨慟輟朝罷明堂禮賀贈太師溫國公提以一品禮服賜銀絹詔戶部侍郎趙鼎內侍馮宗道護喪歸葬諡曰文正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亦如之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及四方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爲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拒釋

老謂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
供葬事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初受龐籍知既沒奉其妻如母撫
孤如弟仁宗崩遺賜延臣直百餘萬寧同列上章言國有大憂
中外窘乏不當效乾興故事力辭不許獨以已賜給諫院公使
及以遺舅氏其介特多類此紹聖初奪贈諡仆所立碑追貶清
遠軍節度副使至崖州司戶叅軍徽宗重降正議大夫入姦黨
令郡國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自言性愚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
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目以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罪
之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工名恐得罪後世問者愧之靖康
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紹興八年錄曾孫俊補承
務郎子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敏學過人博通羣書事
親至孝母亡勺水不入口毀幾滅性擢明經上第奏修通鑑檢

閱文字洛士從光者衆。退與康語。未嘗不有所得。性廉潔。口不言財。嘗言。凡爲國者。絲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見者服其容止。雖途人皆知司馬相公子也。韓絳薦爲秘書正字。遷校書郎。兼侍講。勸哲宗及時向學。言孟子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宜加觀覽。帝方讀其書。命日進講。居父喪。不用浮圖推道恩。族人至襄事。尚蔬食。寢地。遂得腹疾。召醫李楨。以老未至。民間告曰。百姓受公恩深。今願速往。如是日夜不休。楨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贈右諫議大夫。自公卿士大夫至市井莫不嗟嘆之。兄旦字伯康。以蔭補校書郎。歷鄭縣簿。知祁縣。宜興。安石守常州。調夫開運河。旦言役大而亟。民將不勝。請令諸縣歲遞一役。不聽。秋大霖雨。民苦自經。役竟罷。歷知梁山軍。并安州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英宗卽位。例以親屬。

人賀得官且諸孫未仕者皆不遣特遣其從兄子稟晚再監鳳翔太平宮遷大中大夫致仕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爲庚會賦詩繪像比唐九老卒年八十二爲人清直強敏雖小事必審度性澹泊無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侈與光尤相友愛終始惟一人無間言講論天下事大有裨益天下懼光不出旦責以大職幡然就道莫不稱之子宏陳留令紹聖中上書論黨事得罪孫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後貴永州目疾失明客至朴必引導時方七歲進揖應對皆如成人遂以遺恩得官宏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靖康初入爲虞部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往使問其家世待之加禮乃吐腹心論以亟求講解朴復命欽宗後雖城陷猶思其言拜爲兵部侍郎金人挾之北去且悉索其孥趙鼎匿其長子倬於蜀得免建炎登極赦

至燕朴私令齋詣徽宗及崩制服朝夕哭臨金人義而不問命
爲行臺右丞固辭不受上命王倫持金賜之嘗以全人情實因
朱松年歸報寓居真定卒紹興十二年贈兵部尚書乾道六年
諡忠潔從弟里字昭遠登進士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
龐籍奏通判鄜州性廉靖質直所至有惠政後知乾州終太常
少卿

呂公著字晦叔從幼嗜學忘寢與食父夷簡奇之曰他日必踵
吾後及長工於經學旨趣精詣語約而理盡名流推重之司馬
光每聞其講說便覺已語爲煩登進士不預館試通判潁州與
歐陽修爲文字之交召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
除崇文檢討同判太常寺言先帝神御已三而壽星觀營建不
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立加龍圖

開直學士治平二年除樞密副使議濮王稱皇伯考此真宗所以事太祖恐有未安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陛下卽位以來不聞納諫而呂誨等坐論禮旅謫何以風示天下不聽乞補外知蔡州神宗名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因司馬光事因請解職熙寧初知開封言自昔人君遇地震淫雨之變或恐懼以致禍或矯誣以取禍必上以至誠待下去偏聽獨任而不主先入之言則臣下盡誠應之未有不消變異者若佞人惟恐不合於君故孔子必以爲遠願陛下察之言皆有所指禮官請以五月朔陰長之日御大慶殿受朝上尊號言陛下方度越漢唐直追三代何必爲此過禮受無益之名從之遷御史中丞論新法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國治者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朝廷平日所資用之賢今

皆斷然不可。而主議者一切祇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至若惠卿姦邪。豈可使參大政。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疏言陛下臨朝願治。而大臣邪議負恩。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招怨負謗。何苦爲此。昔鄭子產爲政。尚知取信於民。今陛下仰成諸臣七年于茲。而與人之誦未有異於前日。獨不思所以自解乎。起知河陽。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知審官院。上嘗從容與論治道。下及釋老。因請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知之。對曰。堯舜雖知。然惟以知人安民爲本。所以爲堯舜也。又問。唐太宗對曰。其德惟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近臣議復肉刑。欲先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不可。曰。試之不死。則此議遂行矣。乃止。謀告夏人。幽其主。朝議大舉。奏言。聲罪致討。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

待之不聽。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五年以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嘆其言。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簡爲師傅。哲宗立。進兼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答曰。先帝本意。寬省民力。而建議者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善附會者。恣以殃民。故日久而弊深。法行而民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爲之。宜無難矣。至則上言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而修德之要。莫先講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皆其力也。因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遷尚書左丞。門下侍郎。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故事。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公著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

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謹呼鼓舞咸以爲便尤堯獨當國政除吏皆慎選務抑僥倖裁革科舉大弊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論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近臣歸而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并爲聖學之助吐蕃鬼章青宜結性凶悍久爲洮河患聞朝廷弭兵省戍陰與夏人合謀復取熙岷公著白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宣諭洮州諸將乘間致討不逾月生致闕下右司諫賈易言事訐直將峻責公著謂諫官所論得失未暇究顧主上春秋盛應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輕言者後皆如所慮三年以老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

執政會議凡三省密院之職皆得總理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
太后泣對輔臣言朝廷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
久之帝亦悲感卽幸其第臨奠賜金帛贈太師封申國公諡正
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爲人好德樂善平居無疾言遽色量
閎而學粹與人交出於至誠至所當守毅然不回素與安石善
嘗兄事之見其博辯勝辭人莫敢亢獨以一二精識約言服之
安石亦謂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意卽蕭然後得志意其必
助已而數用公議殛其過失以是尤見其忠紹聖元年削贈諡
毀所賜碑貶建武軍節副至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復降左光
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諡子希
哲字原明幼有至行初蔭入官久乃判登聞鼓院其母尤賢明
有家法不欲其隨例遷進後以范祖禹言除崇政殿說書

趙會黨論起林希謬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改光祿少卿以直秘閣知曹州再奪職知相與邢州罷奉祠歸寓淮泗間十餘年卒希純字子進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因奏其禮事不經見已經嘉祐釐正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秘書丞哲宗議納后請考三代婚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勘婚之書一切屏絕以防附會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后崩上言英廟神宗何嘗不改眞仁二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小人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會除內侍梁從政劉惟簡內省押班疏言親政之始恐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闕寺側目章惇出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張商英憾其攻已連徙睦與歸州以困

之徽宗聞其名會布復忌改潁州入黨籍卒年六十

呂大防字微仲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贊由進士終比部郎中
中生六子其五登科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
燕居如對賓客皇祐初登第調馮翊簿遷永壽令近境二泉地
勢高民苦汲用考工平準法疏引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遷著
作佐郎知青城故事圭田出入異量民不敢較立法平之事聞
準以爲則至今行之其地外控汶川與敵接隣據要置邏密爲
之防禁山樵採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才入權璽戮判官改
太常博士英宗知其名授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綱紀賞罰未厭
四方之望者五事進用大臣權不歸上大臣疲老不時許退外
國驕蹇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
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如富弼病足請解政不報張昇

聰明已耗乞骸不從吳奎有三年喪名之者再程戡老難守過亦不許辭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俾進退合禮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餘年何必過爲虛飾使四臣之誠不能自達耶師大水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議濮禮曰陛下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尚知付託得人假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尚安得盡其私情乎出知休寧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移守泗州徙河北運副召直舍人院復除韓絳陝西宣撫判官就轉知制誥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慶兵亂落知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徙華州嶽山摧援經質史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爲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以堦求言

陳三說曰治本緩末納言內分九宜養民教士重穀三者治本之宜治邊治兵二者緩末之宜廣受言路寬優官罰恕諱謗罪容異同論四者納言之宜章累數千言時西夏用兵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以上聞進直學士知成都哲宗名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用驗治具服卽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北使頗桀黠語侵朝政大防密摺一事使爲奪氣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訪所以待之併問向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棄之則示弱守之恐有後悔爲常奈何大防答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欺者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宜令押伴先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其意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爲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拜尚書右丞進

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與呂公著戮力生擒鬼章青宜結及其告
老后手札密訪至于四五超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
實錄見帝年益壯勸以進學爲急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
寘于座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
曰仁祖聖學欲帝日覽之庶有欣慕不足之意時上御邇英閣
召講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
之利當與民共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先朝二十年每奉德
音未嘗不及於憂勤此乃祖宗家法爾大防退因推廣本朝家
法遠過漢唐者八事以進語載舊史立朝挺挺朴厚勁直不植
朋黨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與純仁同
心戮力凡八年始終如一懇求避位后諭以上方富於春秋未
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幾后崩爲山陵使復命固

辭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穎昌改永興以便其鄉
入謝勞慰甚渥諭以暫歸行將卽名章惇令上官均張商英周
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大學士知隨州初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
郢州又撫神宗寶錄爲誣詆欲遷之嶺南上憐其老祇徙安州
兄大忠自涓入見上問其安否令使寄聲三二年可復相見也
惇聞之懼繩切益甚復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
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
遂卒年七十一大忠請許歸葬大防修幹豐下眉目秀鬚音吐
如洪鐘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徽宗卽位還其官紹
興初追復大學士贈太師宜國公諡正愍大忠字進伯登第
歷華陰尉晉城令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
勇利害言養兵徯衆國用日屈弓箭手近於漠之屯田義勇近

於唐之府兵宜擇用之則兵屯可省俄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安石議遣與范育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夸恩信不治必致生患遂罷不遣又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奏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復來求關南則何如不決而罷元豐中爲河北運判上生財養民十二事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元祐初以工部郎中爲陝西運副遷直龍圖閣知陝州進寶文閣待制知秦州判官馬涓進士舉首嘗自稱狀元大忠語以及第未除官則可稱之今科舉之習本爲無用至修身爲己之學臨政治民之要不可不務涓自以爲得師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乞以所進職量爲大防移

近州不聽降待制致仕卒

范純仁字堯夫父仲淹母李氏始生之夕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自幼警悟長從胡瑗孫復石介李觀遊晝夜肄業不少休息性稟孝友初蔭太祝登第調知武進以遠親不赴易長葛父以爲近何不便往答曰豈可重於爵祿而輕於定省耶父沒始出除著作佐郎知襄城其民不知蠶織勸使植桑視其多寡以爲勤惰加以勸懲復侍兄純祐心疾藥膳不假他人賈昌朝辟參幕府宋庠薦試館職皆辭官弼曰臺閣之任豈可易得何庸如是終不就兄卒改許州觀察判官復知襄邑向所植桑已成林矣因呼爲著作林牧地舊不隸縣有宿衛士牧馬踐稼純仁捕而杖之士喧不服因命劾治抗言兵糧咸出於民若使暴民田不得問將安所施詔釋之且聽隸縣旱久不雨籍境內賈

舟令增價糴之俾益徙轉販至春民賴不饑治平中擢江東運判名除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議濮禮言陛下自幼鞠養宮中親爲先帝子與前代臨時定策受命入繼之主不同宜如珪議不聽還所投告敕家居待罪旣而皇太后手書稱皇稱后復言陛下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所以自安也尋詔罷追尊起令就職不願出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刑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以杜奸人觀望將爲異日不測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極論安石變法之害語備載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咨訪政事純

仁上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太貪近
昧遠願加深察官弼與先臣素厚常受三朝眷倚自任以天下
之重而稱疾家居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時致主處身二
者胥失願以臣章示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中丞李師中不
可守邊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安石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
所不至哉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未便速成人材不可急求
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爲檢攷所乘宜速還言者而
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去意愈確執政論以毋輕去已擬除
知制誥矣笑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命
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因戒州縣新法不便未可遽行安
石怒其沮格遣使招撫私事不能得坐以失察僚佐燕游左遷
知和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上方銳意邊功諭以卿父在慶夙

著威名卿久隨任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對曰臣儒家兵未嘗學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勞若開拓侵疆願謀別帥時秦中饑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須報曰須報則無及吾當獨任或有謗者詔遣按視會秋大稔民爭輸還使者至已無所負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盜審詰得實詆占罪亦加純仁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輒爲盜或謂宜嚴治之答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不能持久有西司理院凡屠販盜竊害民者繫之管滿往往坐須其斃純仁謂法不至死以情殺之非理也盡呼至訓使自新不復敢犯丐罷提舉西京御史臺素好客者賢多在洛相約爲真率會傳爲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閭保甲妨農論之甚力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疑其非命按之乃妾與小吏姦因寘毒殺儋年遂正其罪哲宗立

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論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有司
立文太深死者視昔數倍殆非寧失不經之意素與光同志及
臨事不忘規正以爲熙豐法度特宜去其泰甚者若差殺一事
尤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或卒難回可先行之一路以觀
其究竟光不從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何如迎令
安石以速富貴哉公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恐謂祇
得乘間迎合又自咎先人與种氏世契不當與其子孫論曲直
乃復薦古爲永興軍馬鈴轄後知隰州元祐初進吏部尚書同
知樞密院事復申前議罷西夏兵秦邊地使歸所掠漢人事皆
施行鬼章就俘朝議欲致其子復赦不殺反授以官純仁固平
之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在位務
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屢言蘇軾策問王覲忤旨皆非罪

韓維以無名補外此嘗盡心國家不宜毛舉小故及章惇得罪以父老乞便郡請捨往咎念其私情鄧綰已降猶斥不已當置勿問后咸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蔡確以車蓋亭詩坐謗毀欲冀典憲純仁與左丞王存力爭之彥博欲貶之嶺南復語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來閉七十年一旦開之恐不自免復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孔子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煩分辨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純仁黨確因力求罷政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夏人犯境貶河南召還復拜右僕射入謝后諭以宜與大防一心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賜加察及大防約楊畏助已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止之曰諫官當用正人此非所宜大防曰豈以嘗言公耶其後畏

果首叛。大防屬太后寢疾。召諭曰。卿父忠臣在先朝。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泣曰。敢不竭盡。后崩。乞避位。帝因有時望。語大防留之趣。入見。問青苗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言終擾民。非所當行。時大臣任川頗從中出。侍從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又奏陛下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縱不能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亦須極天下之選。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其垂簾時事。何至力排會已。召章惇堅辭去位。以左正議大夫復知穎昌。徙河南陳州。明堂肆赦。惇言竄嶺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爲申理所親勸。以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答。曰。事至於此。無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死亦何憾。疏奏大

防等年老疾病。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愚祇欲仰報聖德。激切若此。願陛下斷自淵衷。惇詆與同罪落職。知隨州貶武安軍節副。永州安置。時已失明。怡然就道。每戒家人毋得稍有不平。諸子或怒。惇必呵止之。韓維子自言維執政日與光議役法不合。得免其子。亦欲以前議爲請。笑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日在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爲今日地。則不可與其有愧心而生。孰若無愧心而死。乃止。居三年。徽宗顯肅臨蒞。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蔡克明賜茶藥。諭以帝后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併問目疾如何。用何人醫。皆頓首謝道。除提舉崇福宮。不數月。詔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詞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力疾捧詔而泣。懇乞養疾。上懷渴想。以一識面爲慰。遣中

使促入覲不得已許之遣上醫診視口占遺表入事勸上清心寡慾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諫官。帝以辨明宣仁誣謗爲言建中靖國元旦辛年七十五賜金給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御書神道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簡厚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日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思多先疎族沒之曰幼子五孫皆未官親族有請教者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蘇轍平時議論多與之異及帝怒其策問轍下殿待罪禍且不測純仁從容爲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語非謗且陛下臨御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過誅竄大臣右丞鄧潤甫越次言先帝法度爲轍壞盡純仁進言曰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爲少霽轍退而謝服後臺諫又言蘇軾行

惠卿告詞訕謗先帝純仁謂事已八年。况經遠徙。尚可追論乎。高士敦任成都鈐轄不法。監司來之。邵自當及時按發。何故至今方奏。豈皆有所觀望耶。其議論忠厚。類此。至薦引人材。必密詢天下公議。使人不知所自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答曰。但朝廷進川。不失正人。何必出於我耶。有文集五十卷。子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特贈遺澤官。推與幼弟正思。方正平尉開封。時蔡京爲后戚。向氏造慈雲寺於墳所。奪民之業。正平不聽卒。還之民。京怒。奏正平矯輿父遺表。又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逮正平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宦。少事參筆削者。正思也。力請行。正平曰。時相意屬我。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遂就獄。捶楚甚苦。欲誣服。克明辯曰。

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籍。使從其家得。永州傳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慮後患。不敢上。繳中。穎昌府印。寄軍資庫。自穎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穎昌晚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父居正蚤卒。摯往就學。東平因家焉。登嘉祐甲科。令南宮。縣積凋敝。賦調煩重。絹匹折錢五百緡。兩三十民多破產。摯援旁郡例。裁以中價。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時與信都李冲清、河東莘皆以治行稱。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韓琦薦爲館閣校勘。安石初秉政。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月餘。除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卽論亳州之獄。小人意。

在傾富弼以希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科納錢。縣民日數千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覲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神宗方勤政。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安石學耶。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未嘗識之。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與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常存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有均役之心。今倚而爲聚斂。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趨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寔成。漢唐黨禍必起。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稍抑虛譁。輕徇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

於大中之道。又論助役十害。大率謂州縣戶役重輕不同。今等以爲率非一法。所能齊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不獨騷擾生事。患將以富易貧。且戶上少中多。上戶役重。得以出錢爲幸。下戶役所不及。槩使輸錢。均爲不幸。有司欲得錢多。而患上戶出寡。旣不用舊籍。臨時升降。民何以堪。且助役必輸見錢。竭民所有。戶口當日耗矣。疏奏安石使曾布作十難。難之且劾其欺誕。心懷向背。詔令問狀。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厭於權勢。使天子不聞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不報。復上疏言。陛下蹈德循禮。夙夜勵精。以親庶政。注意屬望。以興太平。而二三年來。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蓋自青苗未已。而均輸法行。均輸方擾。而邊鄙謀動。邊鄙未艾。而助役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難以遍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流。皆召至政事堂。其征

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損之爲無能。俠少僥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指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二三掾屬決之。同列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旱蝗。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安石怒欲竄之上。不聽。謫監衡州鹽倉。革倉吏與綱兵爲姦利儲其羨以充賞。弊減什七。久之。簽書南京留守判官會新令斥賣天下祠廟。南京關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徵子廟十三貫。歎曰。一至此哉。見留守張方平奏罷之。提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大宗正丞。開封推官。除禮部郎中。遷右司。先時遇執政分廳白事。多持

兩端微伺意指摯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俄以開封不置層
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初召爲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擢侍
御史上疏昔周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
宗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之暇
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茂老成
之人以充講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
上因問故事多避國音本朝角音屬木故畏庚辛果當避否對
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漢章帝以反支
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
遜皆陛下所宜取法上然之又請增補臺諫員缺監察六員並
許言事久旱摯上言洪範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悖
確光皆廟堂大臣情志乖戾讎政之際依違排恨語播於外可

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來日青無光。風霾昏曠。上天警告。皆非小故。願進忠良。通壅塞。以答天戒。遂疏確十過。及悖凶。悍輕脫。無大臣體。皆罷去。又言學校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雖羣居衆聚。皆有禮義存焉。比因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博士諸生。不許相見。齋舍隨經分隸。或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揖諾。不交一言。以防請託。杜賄賂。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晦。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疏言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本意。今差役初行。爭先迎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

騷動請立監司考績之制凡矯枉過正者黜之拜尚書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二侍郎王覲疏論胡宗愈不當除右丞宣仁后怒覲將罪之聲開救甚力廉中厲聲曰若有人以侍郎爲姦邪甘受之否聲曰陛下審察毀譽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必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未安后意解覲得補郡去又言人才難得其上者性忠實而才識有餘次則才識不逮而性忠實又次有才難保可藉以集事若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小人也帝與后皆曰卿用人如此國家何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聲天性剛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度辨白邪正專以人物爲意處心孤立不受請謁子弟親戚皆令赴部以格調選未嘗輒干以私與大防同任大事多決于防惟進退人才實主其柄然持心忠直勇於去惡竟爲

朋讒奇中初邢恕謫永州以書抵摯答書有永州佳處第往自
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素傾險有求不遂陰錄其書
以示鄭雍楊畏二人方交章摯摯遂箋釋其語上之又言摯子
與章惇諸子遊冀圖後福預交以爲牢籠之計后聞面以喻摯
曰卿大臣當一心王室奈何交通匪人爲異日地若章惇者雖
以極品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退而上章自辯后曰垂簾之初
摯排斥姦邪誠爲盡心但此二事非所當爲罷爲觀文殿學士
知鄆州朱光庭繳還麻詞論摯忠義自奮天下不見其過亦罷
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其變法棄地奪職知黃州貶光祿卿分
司南京再貶新州語諸子曰若惇誤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
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當之新州惟
令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不聽至後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後

因確子渭引文及甫爲證訟之錮其子跂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者十人徽宗立詔許歸葬跂又伏闕訴冤逮貶及甫與渭復擊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諡忠肅著篤意問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凡家藏書多自讐校嘗得善本親手抄錄孜孜無倦尤究心三禮視諸經加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過聖人經意爲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但號文人無足觀矣跂能文章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祖光誨父紳字儀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丞盛度推其文已所不及由是知名遷太常博士復舉制科擢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上十議進直史館爲開封推官判三司鹽鐵仁宗時以應詔上言安化蠻蒙光月寇

宜州鈐轄張懷志六人戰死。最爾小醜兵衆不過三四千。輒敢肆其侵擾。蓋由往者守將失計。國家姑息太過之故。臣聞祥符中蠻人騷動。其時興兵討伐。惟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志不得逞。宜州吏民咸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臣觀蠻情所恃者地險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所習兵器與蠻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命轉運備軍食。待春秋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伺得便利。卽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恩威。毋得互相騷動。如獲首級。

卽優賞以金帛。因此一役必皆震驚。可保數十年無倣效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仲已經制之蠻遂平。又陳便宜八事。重爵賞。慎選擇。明薦舉。異章服。適才宜。擇將帥。辨忠邪。修預備。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禮吏二部郎中。與王素歐陽修不協。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入翰林。充史館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論王德用至有宅枕乾岡。親類藝祖之語。帝惡之。改侍讀學士。集賢修撰。知河陽。感疾卒。爲人博學多智。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復唐制入閣問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職事。元昊反。請召邊帥爲入討之計。與梁適同在兩禁多挾智數。不爲滿議所容。沒葬丹陽。因徙居之。 頌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時承李氏後。版圖無藝。征斂高下。吏胥藉手。頌因他

事互詰丁產詳其隱蔽刻剔夙蠹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民
有忿爭諭以鄉黨宜相親善往往謝去或半途而返監司觀頌
設施歎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歐陽修服其處事精
審一經閱覽可不復省盡委以政杜衍亦器之曰如君真不可
得而親疎者悉語以入官至侍從宰執所以施設處置曰老夫
非自矜以子相知且知其日必爲此官耳頌後履歷亦略似衍
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有司請建大
臣家廟下頒議謂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今若參今古
制爲之差等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行不然時雖建立子孫無
爵無土祭亦易廢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
已嘉祐中議立郭后神御殿頌言臣詳玩勅書止云向因忿鬱
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

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實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
廟訟間並停此則前後情禮又不相當請祔后於廟加一懷哀
愍之諡以成追復之道庶盡之矣會公亮重之議不行遷集賢
校理在館九年嘗奏仁廟山陵遺詔務從儉約有司乃以土所
不產并不時難得之物強賦諸郡邑詔皆罷去英宗立改提點
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建言周制六軍出於六卿在三畿四郊
之內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
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本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
縣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舊制不設屯兵間
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
吏如所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謂巡檢縣尉但能捕
盜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

害而長官獨可不任其責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適驛舍火。郡人洶洶唱使者有變。左右請出避。不動。州兵欲入救。頌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帝聞稱善。擢淮南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審刑院。知金川。張仲宣坐法當杖脊。諫配頌言。古者刑不上大夫。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遂免其杖。繇著爲令。俄進知制誥。以駁李定除御史詔。忤王安石。落見職。除知婺州。方汭桐江。水暴迅。哀號救母。母卽及岸。舟覆。人謂孝感。尋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同鄉呂惠卿語曰。苟一詣我。政可得也。聞之不應。凡更三赦。得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時轉運司繫百餘人。責逋市易錢。頌命釋之。立期使償。異不煩而足。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問孰是對日算術。不同時刻小異。各從其見可也。使還。帝善其

對因命考據八卜餘年盟誓禮幣聘使儀式勒爲一書

名魯衛信錄元豐初權知開封坐陳世儒殺母事或譖欲寬其死雖得白罷知濠州改河陽滄州名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舊以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帝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法分品秩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自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又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對曰古者貴賤不同諸侯卿大夫皆世爵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匹士庶人初無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不立尊卑無統其長子孫與庶庶亦無以異今五服嫡孫爲祖父爲長子斬衰三年世俗論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宗法之意請詔禮

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立爲宗子以繼祖禰異於衆子孫
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
遷光祿大夫母喪中使唁勞賜金元祐初拜刑部尚書兼侍讀
奏言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采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
因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頒所進可爲規戒
有裨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
古今以動人主之意嘗奏言陛下聰明不可有所偏向有所偏
向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遷吏部尚
書前後掌四選每選人改官吏求瑕垢故爲稽滯頒敕吏某官
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有訴者
取牘使自閱其不服者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疑則爲奏請
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卽不得所欲亦心服而去五年由

翰林學士承旨擢尚書左丞行樞密院事邊帥得謀言阿里骨死國人未知所立衆議契丹官趙純忠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入其國立之頌言事未可知若越境立君設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常徐觀其變埃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果妄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在位務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爭之時羣臣奏事但取后旨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太后已必稟帝命有宣諭必命諸臣聽聖語及后崩章惇用事周秩劾之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乃免黃易爲御史有敢諫名旣擢監司因赦令反下遷蘇州頌執不可楊畏來之邵指爲稽留詔命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知揚州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加太子

少師致仕徽宗進太子太保爵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薨年八十二輟朝贈司空頌器局閔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自奉如寒士事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怡悅婚嫁以時妻子衣食或反不給晏如也富弼嘗稱爲古君子潁州通判趙志忠自言已雖寒人見誠義則慕平生心服者惟頌與魏公耳自書契以來凡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邃律曆常請別製渾儀卽命提舉奏用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授以古法爲臺一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某星躔度所次占候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深明典故喜爲人言亹亹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

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錄之法。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冊曰古稱六相彷彿見之。女中堯舜功在一時。德不勝妖。寧免禍悲。

弘簡錄卷一百之六

終

弘簡錄卷一百之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九

章惇

曾布

蔡京

弟卞子攸倫

朱謬

趙挺之

劉述

何執中

張商英

鄭居中

劉正夫

余深

林摠

薛昂

王黼

李邦彥

白時中

吳敏

徐處仁

唐恪

何臬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職方郎中徙蘇州惇自幼豪雋識敏過人博學善文登名恥姪衡在上委勅而出再舉果占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游潭其下絕壁萬仞橫木其上軾懼不敢進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擲衣而登濡筆大書石壁既

還神色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問故，曰：「能自判命者，必能殺人也。」因大笑。名試館職，王陶劾罷之。安石獨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適提刑。趙鼎言：「峽州蠻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願歸化，乃命爲湖南、北察訪使，經制其事。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二人宣淫，蠻婦見殺，由是兩江扇動。帝疑其擾，戒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時蠻兵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鞏言：「是役不可亟成，而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旣而鞏得蠻地，安石恨鞏沮惇，竟薄其賞，進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火役兵奔救上，御樓見之，問知姓名，擢爲三司使。呂惠卿罷，鄧綰論其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叅知政事，坐父占民田獲

罪罷知蔡州。歷陳定二州五年名拜門下侍郎諫官趙彥若疏其無行不報。哲宗立知樞密院事阿黨蔡確煽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行惇憤恚爭辯簾前語極不遜宣仁后怒會劉摯蘇轍王覲交章論摯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楊畏首倡起惇爲資政殿學士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專以紹述爲名凡元祐所革政事一切復之力引其黨蔡京蔡卞林希安熹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并亮采等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摯復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追治劉安世范祖禹諫乳媼事起同文館獄告劉摯梁燾有逆謀組織萬端欲覆諸人家又議遣呂升卿董必盡殺嶺南流人哲宗不許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復動搖宣仁太后詆爲老奸引北齊婁太

后廢孫立子事假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方今主少國疑宜訓事

猶可慮

宣訓齊太后宮名也

遂追貶光等並欲追廢之宣仁結中官郝隨

爲助自皇太后太妃皆爲力爭上亦悟焚其奏隨覘知密以語
惇明日約蔡卞再言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乃止因
及皇后孟氏起掖庭秘獄后坐廢黜請立劉賢妃爲后其後哲
宗頗悔曰章惇壞我名節蓋恨之也復追論元祐帥臣以爲蹙
國罷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往
往敗軍覆將卒無成功因復棄青唐死傷費用不可勝計惇知
天下怨已請下詔中外察民妄語優立賞格告訐之風寢盛民
有被酒狂言詔已貸死惇竟論殺之然謗議沸騰亦不能禁也
徽宗立加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駕發引至鞏縣遇雨靈
輿陷澤中踰宿而行惇先就幕次臣僚不復隨從進膳不時言

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
雷州司戶初蘇轍貶雷州僦民屋以居惇誣爲強奪幾破民家
至是問舍於民皆不應尋死睦州惇窮凶稔惡流毒海內四子
連登科獨季子援常爲校書郎餘皆隨牒仕州縣訖無顯者妻
張氏頗賢病且死囑曰勿報怨旣祥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
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
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手詔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
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辯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華之弟也而孤受學於兄同登進士調宣州司
戶轉懷仁令熙寧二年安石薦徙開封上書言爲政之本有二
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
責吏課敎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

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告敕新法旣行欲堅上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謂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士思欲大有爲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得窺伺間隙肆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誠能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爲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加修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論新法之害上頗悟布獨爲逐款條析議駁安石藉布得以持之益堅上竟不能奪會旱詔求直言布論呂嘉問差官四方置買物貨禁客旅無得輒先交易以息多寡爲誅賞殿最官吏牙賄惟恐哀之不盡而息之不多則是官自

爲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兩制惠卿以沮法動安石遂黜
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
知桂州進直學士歷泰陳蔡慶四州元豐末遷戶部尚書司馬
光爲政諭令增損役法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不
可遽自改易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歷真定河陽背瀛
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章惇爲相布
當草制譽言溢美冀惇引同政府惇忌之止薦同知樞密院事
稍不相能然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諭元祐更役法不便者以
勸敢言又勸興大獄陷正人其力居多時掖庭獄起法官謂厭
魅之事未成不當用極典布爭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變
然論死者三人惇慮人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弼陳
瓘張廷堅等乞止所奪光公著贈諡勿毀墓什碑布以爲無益

之事復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官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也會徽宗立布當有功惇得罪代以韓忠彥召蔡京鑠院草制京欲然帝微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得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時忠彥雖居左然政不在已凡事多決於布猶不能容罷之布獨當國漸造紹述之說改元崇寧復名京爲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以壻父陳佑甫爲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得私其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御史趙鼎乘機列其罪惡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以賕賄嘉問挾宿憾逮其子紆綵等

一百五人鍛鍊成獄落職奉祠太平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坐管薦學官趙諗諗叛責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降賀州別駕廉州司戶凡四年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死于潤州年七十二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與弟卞同登第初授錢塘縣尉改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中書舍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性陰狡變詐不常始附蔡確建儲議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及司馬光得政復差役爲期五日或病大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其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徙瀛州改成都范祖禹復論京又改揚州歷鄆并永興軍進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取熙寧已成之法施

行之何以講爲惇然之遂定雇役光惇邪正相懸不啻水火十年之間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識者有以見其深姦矣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命窮治文及甫獄羅織慘刻覲參大政曾布忌之言卞卽位承緒難以同升祗進承旨二人由是有隙徽宗卽位改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不行陳瓘論其交通近侍雖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玩好留杭累月京傾心結納與相嬉游不舍晝夜凡所書屏幃扇帶之屬貫日爲傳達禁中附以語言柔媚諭奏諄復上意漸屬于京合左街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屢言非相京不足以有爲於是宮妾宦官合詞稱譽起京知定州崇寧初徙大名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拜尚書左丞俄代布

爲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
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建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
頓首謝願盡死力二年進左僕射自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
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箝制天子專用條例故事卽都省置
講議司自爲提舉引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取政
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課尹牧每一事主以
三人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解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
科舉法悉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
士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更鹽鈔法革舊鈔
弗用悉陷貴商巨賈徒手流丐至赴水縊死章絳奏京變法害
民京怒奪其官又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絳諸弟黥陳瓘子正彙
配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城辰溪徭叛殺墩浦令京重立賞格

殺一首領。賜絹三百。官以班行。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獠。有省地獠。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有枉濫。知密院蔣之奇。恐忤京意。白城不能體國罷之。命舒亶代。以勦絕羣獠爲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犂犂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歸已。建穎昌爲南輔。鄭州爲西輔。改襄邑縣爲拱州。保慶軍置東輔。澶州爲開德府。置北輔。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千。擢月例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結其心。又擢戶部侍郎梁子美爲尚書。以羅本數百萬充貢。自是繼者效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饗貪益甚。已受僕射俸。復創取司空寄祿錢故事。折支悉從真給。但入狀奏行。帝咸不知也。時元祐諸臣貶竄死徙。

略盡京意。猶未愜命。等其罪狀。以司馬光爲首。列爲姦黨。又自書大碑。刻石徧班郡國。鉚及子孫。復進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公。值承平久。帑庾盈溢。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悉盡。嘗豫內宴。上出玉璫。玉卮京曰。臣昔使遼。見玉盤瓊皆石。晉時物意謂南朝無此。臣正欲啓用。帝曰。器就已久。恐人言太華。答曰。多言何足畏。陛下享天下之奉。當竭天下之力。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以彗星示變。罷爲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明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主。竄授太尉。受八寶。加太師。三年。臺諫交論。令致仕。猶提舉修宗實錄。留京師。不遣。改封楚國公。朝朔望。大學陳朝老。進疏。京大惡。十四事曰。積上帝罔君父。結黨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

矜遠略。乞投界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四方爭相傳寫。以爲實錄。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中丞石公弼御史張克公毛注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竊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識。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國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仍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復輔政。進封魯國公。三十一至都堂治事。初罷時。中外學官頗以時政策士學士蘇軾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坐停替者三十餘人。先是祖制。凡詔令皆出中書門下。熙寧間始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者。至京又患言者議已。創爲密進。巧上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坐之。凡繳駁之任。一切廢罷。事無巨

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札者。諸司莫敢言。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然亦不能止也。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者。以百數。有身兼十餘俸者。拔故吏魏伯芻。徽猷閣待制。領樞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以進帝持之。大喜。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俸料也。京每爲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乃大建明堂。鑄九鼎。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成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剗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兩河之民。愁困不聊其生。而京惘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嬖令童貫輩風以禁中偏側。各視力所致。不限財用。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起延福宮。景龍江之役。浸淫及於艮嶽矣。三子一

孫皆大學士。條尚帝姬最親幸。遂帝七幸其第。資予無算。命坐
傳觴。略用家人禮。妻朱氏出入禁省。厠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
攸日侍上側。便僻淫譎。無復忌憚。至指二貴嬪曰。乞以是賞。帝
弗責也。然公論益不與久。乃亦厭薄之。宣和二年致仕。六年朱
勔爲地再起。領三省凡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
條。凡書判皆令爲之。入代奏事。公卿侍從皆迎揖之。咕囁耳語。
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杞。
爲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盡括四方
金帛。府藏所儲實之以爲天子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奉行
文書。意不能堪。白罷條。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
懇勒停侍養。安置杞黃州。未幾。條職毀。賜出身。敕京殊無去
意。帝呼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京泣曰。何不更容數年。當有相。

讒譖者不得已以章授買上命詞臣代作三表請去乃降制罷之欽宗立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爲六賊之首御史孫覲等極疏其罪謫祕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而死年八十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上前巧爲狙伺以固其寵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每聞將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且見利忘義至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冀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得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天下之人以不正典刑爲恨八千僉先死條以尚主免竄餘皆誅流諸孫分徙遠惡郡卞字元度初調江陰簿圻於安石又從學以是得驟進張璪薦爲國子直

講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拜起居中書二舍人兄弟並掌書
命同惡相濟再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遼
人聞其名卜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驄車車爲柝丹主所乘乃異
禮也還爲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在
廣無所取臨去粵人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兼國史修
撰刊定神宗實錄初安石臨終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
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卜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
並改所修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等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
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
密疏建白後用御筆付外行之惇雖鉅姦輕率不思而下深阻
寡言在其術中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卜或噤不啓齒觀者咸
言惇迹易明卜心難見徽宗卽位臺諫陳瓘任伯雨龔夬合疏

卞六大罪。誣罔宣仁后。罪一。竄逐大臣。罪二。廢黜皇后。罪三。排
編元祐章牘。被禍者數千人。罪四。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罪
五。置看詳訴理局。得罪者八百三十家。皆卞謀之而惇行之。罪
六。願亟誅卞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連貶少府少
監。分司池州。歲餘。起知大名。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宮使。擢知樞
密院事。帝方謀復涅鄣。卞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儲商人運
糧。不復問。直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冒功進
金紫。光祿大夫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讐任伯雨等皆坐
貶。居心傾邪。一以安石所行爲至當。恨兄晚達。而反在上。致已
不得相位。故二府政事多爲異。同中旨用童貫制置陝西。卞故
言不宜京。詆於帝前。遂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卞素與妖
人張懷素善。及敗。卞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昭慶軍節度使。

復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
歸道死年六十高宗立追貶寧國軍節度副使單州團練使
字居安驕淫奢僭載籍所無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爲端王
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爲蔡承旨子心
善之及卽位遂有寵崇寧三年自鴻臚丞除祕書郎歷集賢修
撰樞密直學士龍圖閣學士兼侍讀提舉上清寶籙宮惜不知
學雖綺紈子弟多輕之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改淮康軍節
度使帝將去京使中丞王安中劾之攸聞承旨聞叩首哀懇帝
意爲解其後父子權勢相軋遂爲仇敵嘗謂京京正與客語使
避之攸入遽起握父手爲脣視狀曰大人麻舒緩體中得無有
不適乎京曰無之已而辭去客竊以問京曰君固不解此欲吾
有疾而罷冀已速得政也其愴心類若此歷開府儀同三司鎮

海軍節度使加少保益用事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於倡優中道市井淫嫖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攸乃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起神霄玉清祠遍天下復剽童貫伐燕駉稚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後雖禍結兵連猶進少師至太保封英與燕二國公金師內逼帝欲內禪李邦彥不敢承以付攸轉屬其客吳敏議遂定復從上皇南行還資授大中大夫繼安置永州連徙潯雷詔誅死脩初以恩澤爲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亦語以天下事必敗蔡氏當破宜亟爲計脩心然之密與京議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尋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請

募兵陝西勸上西幸願見采納俾知京兆府計垂就攸恐有功
忌之會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令守鎮江脩幸得去不復辭流
言至京謂上皇將復辟鎮江帝趣迎還上皇而責脩昭信軍節
度副使帝命御史陳述誅攸陞辭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於是
併誅

冊曰陰不勝陽何更剝蝕胎禍未除重興紹述皇矣不綱
姦邪如織蔡氏一門尤爲特出

朱諤字聖與華亭人初名綬以附蔡京出其門下懼黨籍同名
改之登甲科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出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
遷侍御史給事中進御史中丞入謝首言中執法前此不知職
守言事多失至如天津橋汴堤一角墊請乞修葺帝曰然諤遂
奏願如祖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閣延問羣臣從容論道今陛

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心懷二意泥
格不行使德音無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
行及行令而不盡者論如法又論元祐紛更凡得罪於熙豐者
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無過之地以彰先朝之失如侍郎許
將抗章自云頃下御史獄父子縲執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
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
是之多繫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爲何
如哉詔出將河南又言六察官彈治稽違有罪近歲察事多者
輒推賞有僥求之弊乞罷其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
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除中大夫尚書左丞拜右丞相居
三月卒年四十贈光祿大夫諡忠靖爲人善附合不能有所建
白旣死京誌其墓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登上第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
希意行市易法故得進黃庭堅時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
誅求不聽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不報哲宗初登祚例
賜士卒緡錢守不時給卒持挺突入守趨避挺之呼左右立發
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卽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
運使檄往視覆云不可卒徙之纔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
盡召試館職爲秘閣校理遷監察御史追論軾草麻詞有民亦
勞止以爲誹謗先帝罪之俄坐蔡確罷出判徐與楚州入爲國
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會
主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卽館享客比歲皆在客省與諸國等挺
之務正享禮徽宗立拜禮部侍郎泰陵祔廟議遷宜祖挺之建
議哲宗與帝兄弟同爲一世宣祖未當遷詔從之拜御史中丞

欽聖皇太后崩與會布同寓陵下布探帝欲復熙豐舊事密論
挺之使建紹述之議排摯元祐諸人不遺餘力由吏部尚書連
拜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時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之拜
尚書右僕射既而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請去位避之罷爲觀
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乞歸青州入辭值彗星見帝語曰蔡
京所爲一如卿言遽罷京復留挺之爲右僕射加特進挺之謀
盡改黨政謂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議罷開邊諸務已而
京復相仍罷爲大學士佑神觀使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
劉達字公路隋州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歷太學太常
二博士禮部考功二員外郎國子司業爲人無他才能以附京
躡進崇寧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
侍郎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京罷首勦碎元祐黨

人碑。寬上書邪等之禁。復謫者仕籍。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與挺之稍稍澄正。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獨終其說。遂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其擅。又納鄭居中劉正夫之說。意復改移。余深石公弼遂乘機論達。專恣反覆。投間抵巇。盡廢紹述良法。凡所啓用。多取邪黨及籍中子弟。又庇其婦兄章縱盜鑄罪。罷知亳州黃鎮江軍節度副使安州居住。稍起知杭州。名爲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未至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等調亳州判官。值曾鞏爲守。欲振起諸事。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剗決。有妖獄株連頗多。執中訊諸囚。聽其語。稱牛羊之角。皆曰股。詰之不肯言。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咸叩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稱曰。一州

六邑賴有君爾。移知海鹽。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爲大學博士。母憂。寓蕪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拊柩號哭。堅不去。有頃。火卻。紹聖中。端王就傳。選爲記室。轉侍講。卽位。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吏二部尚書。兼侍讀。時選部公移文案。吏多藏私家。因請置庫架。開以後六曹。皆效之。蔡京籍上書人邪等。初無禁例。執中爲之申請。任京秩者皆罷遣。不許入覲。辟雍成。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由尚書右丞累拜中書門下侍郎。積階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始終未嘗立異。三年。遂代京位。加特進。制下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略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若京之蠹國害

人。碌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診。

已深。豈庸庸之賢所能起乎。執中負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隆。時陳瓘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憾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瓘不死。復怒。罷。政和二年。大長公主薨。罷上元觀燈。建言不宜以遠親故。關衆情。帝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提舉修哲宗史。以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賜白玉帶。會正辛。官名轉太宰。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臥疾。賜寬告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寵眷不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扁。賜之久之。乃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入見。帝曰。宰相致政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以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卒年七十四。贈太

師追封清源郡王生平無所建明特以將願自固然重改作戒
邊吏勿生事愛惜人材寬省民力嘗置義莊以贍宗族差可取
云子志同

張商英字天覺蜀郡新津人初調通州簿以說降渝州叛蠻辟
知南川縣商英長身俊偉負氣倜儻豪視一世韋惇經制夔夔
狎侮郡縣無敢與共語部使者度商英口辯足抗惇檄之至夔
惇詢人林以商英告卽呼入同食乃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
意大言商英隨機拆之反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朝
得名對安石用爲檢正中書禮房擢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
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
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所脅神宗爲置不問已而反劾奉世庇
博州失入囚撫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章求

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復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初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因以壻王滸所業示之亶繳奏爲事涉請託責監赤岸鹽稅元祐初爲開封推官屢詣執政求進不用上言三年無改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安得爲孝且移書蘇軾復求入臺公著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改左司諫因積宿憾力攻元祐大臣疏言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爲小夫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不指擿陽誣陰貶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之任於外天下之勢殆岌岌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

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什碑毀塚。文彥博。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相繼罪謫。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險激多類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傾燾會陽翟民。蓋氏養于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徙左使。遮訴執政臺省。言燾姻家除爲蓋女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旣而與漸交關。事露。資監江寧。酒起知洪州。入樞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除知隨州。崇寧初。歷吏刑二部侍郎。翰林學士。雅與蔡京善。適草入相制。過爲褒美。連拜尚書左右丞。復因議政不合。數詆京中。丞石豫等取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除名。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州。大觀四年起知杭州。過闕。

復勸紹述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時久旱適雨帝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稍革蔡京弊法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頗嚴憚之帝葺升平樓戒匠者遇張丞相導騶至匿樓下過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爭曰祖宗之法內侍無建旄鉞者訖持不下諭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有所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紛事劉嗣明合計先攻其省吏張天忱門下客唐庚貶竄去又因與術士郭天信往來語言事覺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復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尋復還故官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兄唐英字次功攻苦讀書經歲不知肉味

登第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不足多擢殿中侍御史
言王安石道德經術宜在左右神宗欲用之以父憂去而死
鄉居中字達夫開封人自言與貴妃爲從兄弟而妃從藩邸進
諱其世微亦倚以爲重第進士蔡京薦其有廊廟器崇寧中累
都官禮部二員外郎起居中書二舍人直學士院會妃父紳有
客祝安中者上書謗訕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踰年
復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方固
寵用宦者黃經臣策辭免敗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
居中時時往來紳所知上悔以星變免蔡京怒趙挺之等更張
之暴卽入對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
院以周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悟劉正夫繼對亦與居
中合乃復相京京深德其助思報之因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

省殊無嫌於親會經臣方持權京說不效居中疑京不固請始
怨之適都水趙霖於黃河得一龜兩首京獻以爲瑞曰古所謂
象罔齊小白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
京獨主之意不可測帝乃棄龜言居中愛我復申前命進知院
事及京罷自謂必相帝覺之不用俄妃正位中官以嫌罷爲觀
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加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
法度居中每以爲言帝亦惡京專擅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在
職頗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毋憂起復踰年
加少傅以威武軍節度使佑神觀使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
崇宿燕三國公朝議與金約謀復燕雲居中力陳不可謂京國
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
五十萬爾對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奈何使百萬

生靈肝腦塗地。由是議稍寢。及王黼章貫復議舉兵。又言。降禍方棘。不宜幸災而動。不聽。燕山平遼。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尋遇暴疾卒。年六十五。贈大師。追封華原郡王。帝親表其隧曰。寅亮醇儒。子修年億年。皆以恩蔭超至侍從。億年受張邦昌偽官。後入金。晚得南歸。以泰檜婦親擢爲資政殿大學士。附會和議。檜死。亦竄死撫州。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虛吳材江興。號四俊。元豐入年。南省奏名。優選以犯高魯王諱。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不可以妨賢。命其末級。歷除太學錄。太常博士。母憂服闋。中丞石豫薦于徽宗。除左司諫。時方究蔡卞獄。入對。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謠。帝爲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諭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

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
定以起居舍人充編修官時值蔡京相正夫欲附之奏纂錄中
宜及紹述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踰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
部侍郎京罷復與鄭居中陰謀援京復相京素憾劉逵大骨而
逵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以達故亦惡之因章絰鑄錢獄辭及正
夫時使遼還諷有司追逮帝知其情第貶兩秩出知成都入辭
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平謀中以事會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
罷袞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
閣直學士知河南名爲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大學諸
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言朝廷長育人材規爲時用而使與
伶官齒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復請間力陳不可帝
咸爲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拜特進少宰纔半歲有疾

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辭歸徙節安靜軍
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賜詩及圖書藥餌香茶獻詩以謝復
和賜之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表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
八字以進遂卒年五十六贈太保再贈太傅生平能迎時上下
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用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
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因眷念不衰
擢子阜民兵部侍郎阜民徽猷閣待制

余深福州人及第爲太常博士歷著作佐郎司封員外監察御
史殿中侍御史試辟雍司業至御史中丞兼侍讀張懷素妖術
事覺得京朝官與士民交關書甚衆其間京所密謀尤多因與
林摠薛昂曲爲掩覆請焚書以安反側京深德之結爲死黨遂
力引薦驟擢爲吏部尚書拜左丞連轉中書門下侍郎京罷以

資政殿學士出知青州京起復爲門下侍郎拜少宰至太宰進
少保聯封豐衛二國公加少傅論取福建花果優民上不悅罷
爲鎮江軍節度使有司以深故鄉不令判府命知福州靖康初
加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深始終諂附蔡京其姦謀詭計深爲首
攄與昂次之至舉族內外咸諱京名或誤及輒加笞責雖已誤
卽自批其頰靖康中與子徽猷閣待制日章連被論劾降中大
夫臨江軍居住尋赦還卒

林攄字彥振與深同鄉後徙蘇州父邵顯謨閣直學士以蔭至
敕令檢討官引爲京僚屬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爲河北巡察
使還言大府宜擇守西山木不宜伐保甲取有藝者試於朝驕
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闌出疆外者宜遏絕上喜曰卿所陳盡
悉河朔利害累擢起居中書二舍人俄直學士院特旨除爲翰

林學士時屢拓西夏地夏人求援契丹轉爲請命遣摠爲報聘使京密令激怒啓數摠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抗言數夏國之罪倨傲出意外遼君臣咸不知所答遂大怒空客館禁水漿絕煙火凡饗餼祖鴉皆廢居三日遣還朝議以摠怒隣生事京曲庇之授禮部尚書旣而得遼檄以失禮聞由知穎州尋名爲開封尹省吏預知將變常十錢法密以語大駟盡輦以償賈賈疑不納駟訟之摠命寘于法以發覺張懷素謀變事加秋二等改兵部尚書大觀初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二年由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當臚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以爲誤摠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無學倨侮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俄奉洞霄宮祠起知越州轉永興軍拜端明殿學士知揚州以察察聞劄大俠繩汚吏

下不敢欺徒大名過闕恨遼曩困辱之欲以修怨因爲帝言頃者遼國僑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其後北伐之議實始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趙家病瘍卒年五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後追貶節度副使偉死世絕薛昂杭州人素寡學術主安石經義登進士遇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時以爲笑歷太學博士校書郎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兼侍讀升給事中大司成嘗請罷史學哲宗斥其俗佞以不稱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尚書徽宗立拜左丞大觀四年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蔡京復用遷門下侍郎尋罷爲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亦以論罷紹興二十七年並復其官

王黼字將明河南祥符人初名甫後賜今名爲人美風姿目睛

如金有口辯才疎雋而寡學術多智善佞登第調相州司理參
軍編修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言於父執中薦擢校書
郎遷符寶郎左司諫規知張商英失上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
京於杭因條奏京政事之善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縱二
歲累擢至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始因執中進復欲退
執中使京頷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以
善鄭居中京遷怒改爲戶部尚書時大農方乏諸班禁旅資稿
不如期詣左藏鼓譟京將罪之黼卽揭榜諸軍期以月日衆讀
榜皆散京計不行進學士承旨父事梁師成稱爲恩府倚其聲
儀外艱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相許將宅在左迺奔
之道路憤歎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遷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
超八階宋朝命相前此未有也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

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罷方田辟雍賢算學併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遙郡橫班官俸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四方翕然稱之乘帝所慾肆爲邪侈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誘奪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以御前使喚爲名悉奪綱運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風苛取四方水陸珍異之物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轉運張汝霖皆以論黼坐貶方臘起黼匿不以奏蔓延彌月攻破六郡賊勢遂不可制及賊平日猶諭功轉少傅進少師初帝遣童貫督兵征臘全付以東南之事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見吳民困於花石之擾遂命其僚董耕作手詔罪已且罷應奉局吳民

大悅。黼言臘之起本由茶鹽法而貫入姦言歸過陛下貫聞之謀起蔡京以間黼。黼懼是時朝議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圖燕。黼因勸帝曰遼雖通好百年肆慢已極今弗取女真益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向其言以兵委貫。黼復折簡通誠意言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十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歸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楚國公總治三省事許服紫花袍騎從儀物幾與親王等因議上尊號帝曰此神宗所不敢受弗許始遜使至率迂其驛程宴犒不示以華侈至黼務欲速凡女真遣使令便道自燕七日而至張宴輒陳尚方錦繡金玉寶玩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爲三公至陪扈山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

宮惡其所爲黼欲撤之。郾王楷有寵陰爲晝奪宗之策。皇孫湛授節度使封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命宮臣耿南仲代東宮草表。竟奪謀官。帝遇黼素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亭。堂榜凡九。一日妄言有玉芝。產堂柱。帝臨觀之。見與梁師成第連牆穿便門往來。始悟其交結狀。還宮眷寵頓衰。尋命致仕。欽宗受禪。惶駭入賀。閣門奉旨不納。金兵下。載其孥以東。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正典刑。開封尹聶山挾宿怨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輔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棄屍道旁。帝初卽位重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本銀工。爲其子結交士人。凡河東舉子入京多資給路費。有所營置輒罷工爲之。邦彥以是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進上舍。大觀二年及第。授秘書試符寶郎。其

人俊爽美風姿屬文敏而工然生長閩閩習狃鄙事應對便捷
善詠詠能蹴鞠每經街市但語爲醉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
言者劾其游縱無檢俄除吏部員外郎領議禮局出知河陽召
爲起居郎中人有勢者邦彥善事之爭爲延譽累遷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至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三年轉左丞浦死起
復與王黼不協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明年拜少宰兼
中書侍郎以分黼權居職一無建明惟阿順趙詔充位而已都
人口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
與外患日逼抗疏丐祠金兵薄城堅主割地之議太學陳東目
爲社稷之賊退朝羣指大詬且欲毆之疾馳得免罷爲特進觀
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復請起爲太宰人皆駭
愕言者交論出知鄧州始請持餘服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

黃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卒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第累官吏部侍郎坐事降知鄆州已而復召爲春官卿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因上政和瑞應紀并贊極其譎詭拜尚書右丞歷中書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封崇與慶國公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圖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史館時燕山告急恬不爲慮素性孱懦防守備禦懵然不知金兵攻城語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公嘗目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欽宗召大臣決策守衛問誰可者李綱言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時中等身任輔相當勵兵撫士以抗敵鋒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答曰聖上儻用臣當以死報及綱充守禦使遂罷爲觀文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尋以不才落職而卒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試辟雍居首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郎復薦充館職劉正夫以未過省不可京用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俄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以數言鄭居中過失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權直學士院兼侍講敏素善蔡攸探知上將內禪引敏入對前奏金人渝盟舉兵犯順何以待之上蹙然曰奈何時已定計東幸命戶部尚書李昉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一旦便棄京師此何理也命若果行臣死不敢奉詔幸執入言昉乃罷行李綱避其議因問皇太子除開封尹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顧非傳以位號恐不足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翌日敏具道所

言。因薦綱有旨。召入綱。乃刺臂血上疏。言太子監國。此禮之常。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設若假之位號。使守宗社。收將士心。天下可保。於是內禪之議始決。除敏門下侍郎。輔太子。敏辭曰。臣當計畫。宜從陛下巡幸。今且傳位。臣不能從。矧敢受不次之擢乎。上曰。不意卿能護朕如是。卽命敏草詔。禪位欽宗。上出居龍德宮。與攸同爲龍德宮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初。議出師。與徐處仁合。後漸有異。同處仁因爭事。擲筆中。其面唐恪耿南仲聶山欲排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劾之。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頃之又論敏底蔡京父子。山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川范宗尹薦起知潭州。辭免。奉祠。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穀熟人登甲科爲永州東安令蠻人叛親
踞巢穴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改濟州金鄉被薦入徽宗
問京東歲事以旱蝗對問邑有盜乎曰有上善其不欺除宗正
丞太常博士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
流囚繫常空進戶部尚書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言六曹長貳
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
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
書侍郎遇事視條例有無叅決無條例者酌情裁斷無得輒申
尚書省毋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永興軍童貫使陝
西議平物價處仁言此令出則商賈弗行積藏益閉名爲平價
適以困之轉運使阿貫意劾處仁格德音倡異論遂落職知新
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穎昌民有得罪宮掖者處仁爲奏

賈乘是擠之奪職奉祠復起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鴻慶祠
知徐州召爲禮泉觀使帝訪天下事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
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敝兵民皆困盜賊將起不及今
謀之後將有不可圖者上曰非卿不聞此言除兼侍讀進講周
官言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
入爲山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旣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
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謂今設局裕民豈平日不裕
民哉乃罷局出知揚州以疾奉祠歸方臘亂亟見留守薛昂爲
盡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江淮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
非常吾助君死守昂具以聞起處仁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
名前尹王革刑慘政怯盜無輕重悉抵死小有驚輒閉城自衛
處仁至大開城門徹牙內甲兵人情以安上賜手詔曰金雖約

和然其心叵測易扇以變有當行事以聞乃上備邊御戎十策
進觀文殿學士寶錄宮使特陞大學士舊制大學士必宰相始
授蓋異數也俄金兵犯汴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仍乞親
御六師以張國威適欽宗下詔親征移書御營使李綱言備禦
方略又密奏御金人歸請伏兵濟滑擊其半濟不報名爲中書
侍郎入見聞制三鎮奏言定乃陛下濟滑不當棄與吳敏議合
薦可大任拜太宰兼門下侍郎上皇東巡宣貫既貶部下勝捷
軍有惡言及將還都人情洶懼處仁謂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
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乃以爲忌
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迄二聖還宮部伍肅然礪山尹開封
庫有美珠密語寧德宮宦者特旨取爲太上皇后壽處仁奏陛
下鑒近患凡事必由三省珠雖細故恐此端一開前日應奉之

徒復縱。臣竊惜之。乃抵主藏吏罪。久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尋知東平提舉崇福宮。高宗復起爲大名尹。北道都
總管以剛廉稱。未幾卒于郡。其爲相無大建明。見金人出境。進
言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天人之助。种師道復請合諸道
兵爲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示弱。及再圍城
都人怨之。殺其長子庚。惟幼子度至。吏部侍郎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罷蔭登第。
調郴縣尉。民有被盜吏不獲。賊與屍執其鄰。抑死。自誣恪爭之。
躬自訪求。果得屍。復獲盜。遷知榆次。鄉有雄豪子萃。遁庇姦。不
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節從善。最聞
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中。牂牁內附。召爲屯田
員外郎。持節招納蠻。始惘疑。衷甲來迎。恪盡去兵衛。祇從數十

卒單行而入蠻懼呼投兵聽命還以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
舍人迎遼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帝壯
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
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踰五年
徙滄州河決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
以備緩急愴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
益務治水城迄以全詔書嘉獎因用便宜暫免保甲保馬呈閱
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人情大悅進龍圖閣待
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宣和初京師大水或請決汴隄以紓
宮城之患恪謂水漲隄壞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
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導入五丈河決旬水平帝勞之因上疏
願帝垂意時事益謹天戒遷尚書言王黼奪汴渠綱運以供應

用自去秋絕不至黼怒之罷知滁州俄以治第歷陽授民踰制
提舉鴻慶宮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
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金兵入汴李邦彥薦同知樞密院事
既至改中書侍郎時多論宣和間事恪奏革弊當以漸宜擇今
口所急先之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
傷太上之心哉京攸黼貫既從竄斥姑可已待邊事既定白道
君下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善其論使以此意作詔布
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祕閣力辭進
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意禮之甚渥然本無濟時大略始從廷
臣議許割三鎮使者既行見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勿前逮
兵薄城下又悔之密言於帝唐自天寶而後屢蹶而復興者以
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

西幸洛陽。遽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論。謂周甚失計。未有如東遷者。帝幡然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遂不用其計。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欲殺之。策馬得脫。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其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事日蹙。不可以備位。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京城不守。車駕至金營。恪謂計大失。將不得還。旣而聞駕復入。乃迎拜道左。請入覲。臬不可。駕將復幸。恪言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頃之吳玠莫儔入城。取推戴張邦昌狀。恪旣書名。仰藥而死。

何臬字文績。仙井人。進士制科。皆第一。擢校書郎。提舉京畿學事。擢累主客員外郎。起居中書二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咨訪。欲任以言責。因與蘇軾鄉黨。恐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已而留爲御

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橫十五罪。黼請去上猶豫未決。臬繼上章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皆罷。臬亦以微猷閣待制出知秦州。欽宗立。召還。閱月拜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建言不可徇百官議。以使臣王雲言愚弄朝廷。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領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無何兵起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堅倡和議。亟檄止之。臬復解政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傳城。仍令代恪拜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朝廷從其請。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令密草詔藁。以上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京城失守。從幸金營。遂留不返。已而議立異姓。臬陷朝廷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建炎初贈大學士。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七人。

冊曰日將晡矣。鬼魅紛然。十七人中曾無一賢。孰與持危。

誰任扶顛何桌席幾身死名全

弘簡錄卷一百之七終